

谨以此书献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出发

李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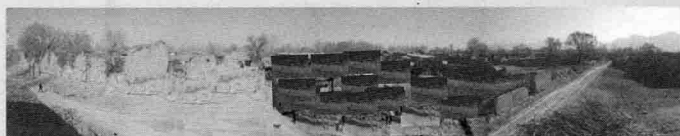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谨以此书献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出发

李 镜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关 / 李镜著. -- 北京 :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54-0601-5

I. ①出…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3538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王延新

责任编辑 王延新

封面设计 李 刚

封面题字 李 刚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66572180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 印张 32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一

云海苍茫，山水朦胧，满眼满目是看不透的混沌。渐渐地，远处出现了一个隐隐约约的小黑点儿。黑点儿越来越近，我终于看清了，那是一匹黑色骏马，马上坐着一个身穿军服的汉子，浓眉，美髯，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我的心不由颤动了一下。

汉子勒住马，带着几分动人的忧郁，向我笑了笑，喊了声：“张角！”

“哦，那是你吗，马成义旅长？你怎么来了？”

“我想你了。五十多年不见，你还记得我这个旅长？”

“共赴国难，你我有生死之交、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怎敢轻忘？”

“惭愧，我是个戴罪的战友，负债的兄弟。今天，我向你谢罪来了！”

“旅长，此言差矣！马，难免失蹄；人，难免失足。且河西一役，非你我所能左右；兄弟之仇，宜解不宜结。而槐阳一战，却造就了一位泣鬼惊神的英雄。马旅长，张角我敬重你！”

“不敢，不敢。不过，出关抗日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却无时不在心头萦绕。”

“烽火铁血，我再陪旅长在出关路上走一遭吧……”

二

一九三七年春天，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三个月之后，我被搜山的马家军俘虏了。

被俘以前，我被一个叫赵六十九的猎户从祁连山的雪地里背走

了——我不知道我在那棵小树下躺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是怎样被人背走的。赵六十九的岳父是个从祖上传下来的中医，治伤特别有办法。在他家治了不到三个月，伤口就长好了。我正打算出山往陕北走，却被搜山的马家军搜了出来。是一个放羊的老汉告的密，为了三十块赏钱。夜里，我睡得正死的时候被人抓走的。后来，就把我送到了补充团。那时候补充团已经成立两个月了，在青海一个叫享堂的地方修路。

第一个用“出关”这两个字的是马匪团长马成义——也许随着时间和事件的推移，对马成义用“马匪”这种提法也欠妥当。但在当时，在他训话的那个晚上，他在我们这些被俘红军眼中，仍是一个双手沾满了西路军将士鲜血的恶魔。

那天我们是第一次面对马步芳新派来的这个团长。

开始集合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注意到他，像往常一样，照例先是孟传陆训话——孟传陆是马步芳新编第二军补充团的团长，是直接管我们的。所谓补充团，其实就是集中在一起的我们这些兵败河西走廊后被零零星星抓起来的红军被俘官兵。补充团里，除了看押我们的官佐，根本没有马家军的正规部队。名义上是新二军的补充团，实际上是一个对我们实施暴力管制的大集中营。在补充团里，除了对我们进行惨无人道的“训诫”之外，就是牛马般的役使，在湟水上修桥，在祁连山里筑路，盖清真寺，建学校……。据马成义后来私下跟我们讲，马步芳之所以把我们这些被俘红军编成补充团，有两个用意，一是对外显示对红军俘虏“感化”的成果，另一个是借机向蒋介石索饷，有了个团的编制，就得有一个团的兵饷。什么？你问马步芳向蒋介石要到钱了吗？据马成义说要到了，只是不像马步芳指望的那样多。用马成义的话说，蒋介石精得像猴子，他那些藏在马家军里的军统、中统是吃干饭的？补充团到底是干啥的，由哪些人组成，能不能替他卖命打仗，能蒙住他？不过蒋介石看在马步芳刚刚“剿灭”了红军西路军的功劳份上，还是给了一点儿，在春天补充团刚成立的时候一笔给了二十万。二十万说起来也不算

少——孟传陆是补充团的第二任团长，那天孟传陆训话的时间不长，没有像往常那样妈长妈短地骂，倒是显得有些兴奋。他说了几句“要死心塌地绑在马司令的这架车上”这样的话后，就把一个身量高大的人从黑影子里推了出来，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马司令给大家新派来的团长马成义长官！”

我们还像原先那样站着，孟传陆的话没有在我们中引起哪怕一丝一毫的震动。对于我们这些失去自由的战俘来说，马家军中的这一个和那一个，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的麻木使孟传陆有点儿尴尬，他“大家们大家们”地咕哝了半天也没有吐出一句完整的话——“大家们”是他训话时的口头语，他每次训话时，都是同一个程式，两只手先是往身子后面一背，然后喊一声“大家们”，就开始了。接下来还有无数个“大家们”。马家军官佐训话，称呼队伍一般都用的是“弟兄们”，唯独他用“大家们”。“大家”后面再加上一个“们”，有点儿文理不通，不伦不类，但他就这么喊。据补充团的一个连长说，他觉得用“大家们”比“弟兄们”文明。不光是在补充团，以前在马家军的第一百师三百旅当连长营长时就是这么喊的。见我们没有反应，他清了一下喉咙又说：“大家们，现在，你们有了新团长了，从明天开始，我就管不上你们了。现在大家们拍手，欢迎新来的马团长训话！”

到这时，我们终于明白他比平时显得兴奋的原因了，原来他就要离开补充团了。你想想，他整天和我们这些硬不吃软不吃有时还要喊几句“谋反”口号的“共匪”残余搅和在一起，能不头疼？现在他终于解脱了，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

我们站着，还是一点儿反应也没有，甚至连出气吸气的轻重快慢都没有改变，更不用说拍手欢迎了。

在孟传陆无可奈何地不住咕哝着“大家们”的时候，新来的马成义团长一直一声不吭地站在黑影儿里。他的脸背着月亮，那天晚上的月亮很好，他的背后是一片银白，衬得他的脸更加模糊。看不清他的模样，只是觉得他的个子很高，大概有一米八左右。渐渐地，

他的沉默或者说阴沉倒让人感到了一种力量，至少当时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我想，如果是恶魔，这力量孕育的便是残暴和狡诈，就像隐伏在林莽中的饥虎，随时会扑向它的猎物，开膛破肚，茹毛饮血。

见我们依然没有反应，气急败坏的孟传陆又爹呀娘呀地骂起来，骂我们是吃鞭子咽枪子儿的，调理了半年（他指的是补充团成立已经半年），还是一群犟熊，油盐不吃水火不进，当初真不如活埋了零干。（解放后据马匪残余分子交待，当年在河西走廊和青海，被活埋的西路军官兵不下三千人。）孟传陆一进入“骂境”，像“大家们”这样的号召语气用的也少了。空旷的夜幕下，仿佛只有他一个人在活着。骂着骂着，他似乎骤然间感到了自己的孤立无助，悻悻地打住了话口，扭头看了看一直没有说话的马成义。马成义还用原先的姿势站着，没有什么反应。这时，四周显得更静了，只剩下祁连山的风声，不大，裹着从大山深处带来的寒气。还有一只耽误了归期的山老鸱的慌乱叫声。

我感觉到站在我左边的何明坤用手背轻轻碰了碰我的手。我扭过脸去，发现他的目光含笑，意味深长。我不明白他是在笑孟传陆的愚蠢，还是笑新来的马家军团长的木讷——沉默或沉静有时候也会被认为是蠢笨和无能，特别是你对这个人还缺乏了解的时候。

总之，何明坤传递给我的是得意。这得意背后隐藏的内容很复杂，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我也用手背碰了碰他，也用目光笑了笑。我们这些目光的传递都很轻微很隐忍，只有我们之间才能心领神会。

我又感到自己的右脚被人轻轻踢了一下——这是程子和，我知道他也从眼前的场景中发现了些什么。

我正要向程子和那边扭头的时候，就听见一直没有说话的马匪新任团长马成义使劲咳嗽了两声，接着又看见他向前走了三四步。背着光，依然看不清他的脸。再接着，他就用听起来十分费劲的青海话训起话来。他的开场白硬邦邦的，直来直去，也不称呼我们，一开口就扯着嗓子直奔主题：“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是谁，干啥

的，刚才孟团长已经跟你们说过了，你们也知道了，我就不再说了。日后，咱们就滚在一起了，拴在一个槽上了……”他说话的时候，不住地抡着右胳膊，身子一挺一挺的，显得很有力气，“你们不是整天喊着要北上抗日吗？现在好了，马步芳司令立马就成全你们。咋个成全法？从明天开始，你们就再也不用在这里修路了，准备马上开拔……”

开拔？上哪里？马步芳又搞哪门子鬼……

马成义的话被一片议论声和质问声盖了过去。显然，即使当了俘虏，即使在囹圄中，我们也不愿意任人摆布。死可以，我们都是死过好几次的人，如今死对我们已经构不成威胁，但我们要尊严。尽管在禽兽面前谈尊严未免奢侈。

我们开锅一般纷纷议论、质问的时候，马成义一直静静地在原地站着，既没有训斥，也没有阻止。倒是孟传陆沉不住气了，一旁伸直了脖子，向站在月光下的我们不住地摆着手，大声喊着：

“大家们，甬乱嚎！甬乱嚎，大家们，请安静，请安静……马团长还有最要紧的话要说呢，请大家们都甬嚎了……”

孟传陆最后这句话产生了作用——“马团长还有最重要的话要说呢”，我们慢慢安静了下来。

马成义看着我们，没有马上说话，他像是在想什么似的，把头微微向上仰了那么三五分钟，我猜他大概在考虑接下来对我们训话的措辞；也许，他对我们的不恭顺已经恼怒到了极点，此时正在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

有了他的上文，我们此时倒想快些知道他的“最要紧的话”是什么了。我们开始焦急起来，议论声又“嗡嗡”地连成了一片。我听见程子和咬着牙，压低声音挤出了一句：“狗日的，还给老子们卖起关子来了！”

马成义终于把微仰着的头从天上收了回来。他的肩膀上挑着缺了一块的月亮，他站的地方高，身前身后都是星星。只是月光从他身后射过来，我们始终没有看清他的脸，无法从他脸上堆积的岁

月去推断他的以前和日后。

哪里的野狗吠叫了两声。我注意到他朝狗叫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回过头来，接着刚才被我们打断了的话头，说起来：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有人问，开拔，开到哪达去？我这就告诉你们，出关！打日本狗日的去……”

——“出关”就这么从马家军一个团长的口中说了出来。

之后，“出关”作为一种军事行动的指向，整天挂在我们嘴上了。马家军这样喊，我们也这样喊。

出关。

没有细想，没有觉出哪里不对头。

问出哪个关？

潼关。

三

再回到马成义第一次向我们训话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我头一次从一个马匪团长口里听到“出关抗日”这样的话。

时间大概是阴历八月二十多号，阳历已是九月底十月初了。本来，在补充团，我们已经忘了日子，像牲口一样白天被马家军役使，夜里倒头睡觉，没了日子的概念。这个日子我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中秋节刚刚过去没有几天——中秋节那天，红军剧团被俘的几个女兵被强拉着和马家军的几个营连长配了对儿，其中就有补充团的一个营长。他从西宁成亲回来的时候，额头青着，脸上带着血道子，说是被红军女人扯的。他说分给他的那个红军女人恶得很，拳脚好生了得，夜里他想拉她上炕，还没碰一下，她的手就上来了，又撕又扯的，看着不行，实在收拾不住，他就回来了。他说他派了两个兵先看着，看能不能回心转意，实在不行，就卖给祁连山的沙娃子，也就是甘青一带，在山里淘沙金的人。马成义那天晚上训话时，那

个被红军女人抓破了脸的营长也在土坡上站着，脸上的血疤还没有掉，一道一道黑乎乎的，像拉在脸上的老鸱屎。那个营长叫马步旗，和马步芳同辈，都是“步”字辈，算是马步芳的远房兄弟。

马成义讲话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样子，阴历八月下旬，天已经短了，八九点钟时天已经黑了有一阵了。星星很繁，垂得很低，月亮很亮，缺着一块，马成义训话时，那月亮就像栽在他的肩膀上。这是青藏高原给你的感觉。在青藏高原上，你会感到天和地是连在一起的，远处的星星和祁连山的雪峰好像紧贴在一起，仿佛你爬到山顶，顺手就能把它们取下来。

马成义讲到我们要开拔，要“出关抗日”的时候，我们先是一愣，当时有片刻的安静——这太意外了！当孟传陆摆着手，“大家们”“大家们”地招呼我们安静下来，说马团长有最重要的话对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即使作一千种猜测、一万次判断，也绝对想不到他要说的竟是这么一句话。

我们震惊了。像是等待着什么似的，马成义也没有说话。

安静只持续了短短的一会儿，忽然，程子和带头骂了一句：“马匪小头目，你想使什么坏招？想把老子拉到哪里下手？”

程子和一开口，接着，就炸营了：

“出关？抗日？唱什么高调？”

“你们还懂得抗日？”

“除了杀共产党，你们还能干啥？”

“想活埋想砍头，快点儿，别转来转去的！这里就很好，有山有水，有星星有月亮，老子瞅准了这个地方！”

……

我们的情绪十分激愤，喊声骂声此起彼伏。在极短的时间里，我们就对马成义的话作出了合乎逻辑的判断——马步芳、马步青兄弟的势力范围在青海和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离抗日前线太远，至今也没有一支队伍在关内抗战。让我们这些红军战俘出关抗日，不等于纵虎归山？不等于又给我们自由么？从蒋介石到马步芳，“剿

匪”剿了这么多年，现在好不容易抓住了，又要放？想想，可能么？简直是天方夜谭！马成义那么郑重其事地说我们要“开拔”，这不是明摆着要给我们换个地方么？换地方干什么？不外乎两个目的：一是换个地方继续干苦力，架桥修路盖房子；另一个就是换个地方收拾掉我们。眼下我们修路的这个叫享堂的地方，是在从西宁到凉州的交通要道上，集体枪杀或活埋好几千人，太碍眼，必须另找个更加隐蔽的地方。第一种情况，也就是换个地方继续干活，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从西宁附近的乐家湾转到这里来修路，还不到半个月，人住的地窝子挖好还没几天，工程才刚刚开了个头，不可能这么快就撂下这头去干别的。这么一分析，就只剩下第二种可能了，马匪要最后下手收拾我们了。

马成义为什么要编个“出关抗日”的瞎话？而且，明明是入关，为何说成是“出关”？显然是编造嘛！

道理很简单，补充团关押的红军有近三千人，看管我们的马家军官兵不足二百人；尽管他们手中有枪，我们赤手空拳，但毕竟我们人数占着绝对优势，认真拼打起来，十几个人对付他一两个，也够他们喝一壶的。在高台、在临泽、在梨园口、在倪家营子，对于弹尽粮绝的红军，他们都领教过。马成义之所以巧立名目，是为了暂时稳住我们，免得在对我们下手之前另生枝节。

在我们情绪十分激昂的时候，马成义呆呆地站着发愣，没有要制止的意思。倒是孟传陆不住地喊着“大家们”，不住地打着手势，要我们停下来。我们哪里肯听他的，不住地喊着、骂着、呼着口号。在死亡来临之前，我们无所顾忌。我们知道，这样做无济于事。在马匪面前，没有谈判，没有道理，没有是非。我们这样做，无非是宣泄。

孟传陆急得走来走去，大声喊着话。我们的叫骂声压住了他的声音，除了钻进我们耳朵里的“大家们”“大家们”，他的话我们一句也没听进去。就在我们越来越激昂的时候，突然听见一声清脆的枪响——

四周立刻静了下来。

我看见马成义手中的盒子枪朝着天，月光下，一缕淡淡的蓝烟（夜里是黑色的）正从枪口里歪歪扭扭地飘出来。

这时，月亮又往前走了一截，月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浓眉，大眼，嘴角嵌着两条深深的唇线，一道利器留下的深疤从右边额角斜着延伸到右眼的下方，即使在夜里，在月光下，你也能从他的脸上感到高原岁月留下的印记。放过枪后，他依然像先前那样静静地站着，紧闭着嘴，睁大眼睛，看着我们。

我没有看出他的年龄，有一刻看着很年轻，在某一瞬间里让你感到又很苍老。生长在高原上的人，准确判断他们的年龄很困难。

马成义放完那一枪后，是死一般的安静，连孟传陆也屏声静气，不再“大家们”“大家们”地喊了。不过，那些从一开始就站在我们圈子外面，监视着我们的马家军官兵，愣怔了一下之后，像得到了什么号令似的，哗啦哗啦拉动了枪栓，立刻，二百多支上了刺刀的长枪明晃晃地对准了我们。

我发现，在马家军官兵拉枪栓的时候，马成义向他们扫视了一眼，眉毛轻轻挑动了一下。那表情十分微妙，欣赏，赞许？抑或是不满，厌恶？让你猜不透。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这家伙被邪恶左右，就是魔鬼。

从马成义放那一枪算起，寂静的时间其实并不很长。当我们弄清那枪是新来的马家军团长放的时，立即又骚动起来。刚才的惊愕，只不过是枪声的一种本能的回应。程子和用胳膊碰碰我，说了声“老刘，我来当这第一个”，就拨开前边的难友，向队前走去。等我反应过来想拉住他时，他已经面对面地站在马成义跟前了。

程子和的举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呆了，包括我们这些人和马家军官兵。

四周静得像要爆炸。

对视了一会儿，程子和先开口了：“跟老子说，刚才你开枪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不由闭起了眼睛，我知道接下

来的一幕会是什么。我的耳旁，传来了一片或急或缓的嘘声，显然，所有的人心里都替程子和捏着一把汗。奇怪的是，程子和说完那句话后，有一两分钟竟没有人答话。这让我感到意外，我睁开了眼睛。月光下，程子和和马成义对站着，对视着。此时的程子和虽然背对着我，我也能看到（其实是感觉到）他的一贯的虎视眈眈的目光。面朝着我的马成义，紧绷着脸，腮帮子上的肉一鼓一鼓的。显然，他被激怒了。

我不明白，在放肆的挑衅面前，被激怒的马成义为什么迟迟没有开枪。平时，马家军杀一个被俘的红军战士像杀一只狗或猫那样简单。

程子和又冷笑了一下，说：“我知道，你是往天上打的。”

马成义干咳了两声，终于说话了：“你——想咋？”声音不大，有点儿发颤，听得出来，这是强忍着愤怒时发出的声音。不过，从他嘴里吐出来的这几个字忽然改变了我对他的揣度，他似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邪恶，那样凶狠——“你想咋”这个问句分明是在防守，不是进攻的架势。

程子和：“我明白你来是干什么的，要杀要剐要活埋，这地方就好，别那么拐弯抹角了！什么出关呀、抗日呀，甬唱高调了，你们不是那个种！”程子和说到这里，还“嘿嘿”地笑了两声。

接下来的一幕，又立即颠覆了我刚刚产生的对马成义的看法。

程子和说罢那句话，马成义嘴边浮上一丝狞笑，那狞笑中隐藏的残暴和凶狠让人感到无边无际。他双手慢慢举起盒子枪，对准程子和，一字一板地说：“红军娃子，听好了！出关前，我先用你的血祭一祭我这把枪！”

程子和拍拍胸膛：“来，朝这儿打，侍候老子走。”他又冷笑了一声，“你也听好了，我先走你二三十年。不，也许等不了那么久，你们这么作孽，有遭报应的时候。老子在那边等着你，咱们还有一场恶杀！”

马成义端着枪，没有说话。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额头的那道

疤痕慢慢鼓胀起来，给人的感觉像马上就要爆裂。他的右手食指已经按在了扳机上。

远处的野狗又吠叫了两声。

就在我等着马成义开枪的时候（我想程子和今晚是必死无疑了），马成义却慢慢把枪口放了下来。只见他仰起脸，朝天看了一阵，然后把脸对着我们，轻轻说了一声：“算了，今天啥都不说了，解散！”说完转过身去，径自走了。

这个结局谁都没有料到。连补充团团长孟传陆也纳闷地直眨眼睛。

马成义没有去团长住的那个地窝子，而是往通向祁连山的那片山前开阔地走去。月光下，他的背影一晃一晃的，看上去有点儿踉跄。

我们没有立即解散，都愣怔在那里。程子和还站在老地方，我发现他抬起右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然后朝马成义的背影看了看。

到这时，我真的猜不透补充团新来的这位马团长了。在那么多双眼睛面前，一个红军战俘那样奚落他、蔑视他、羞辱他，让他丢了面子，他最后竟用“解散”两个字来收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有，再次从他嘴里说出的“出关”，是真的么？

这一切，都是谜。

四

那天夜里，我们几乎一夜没睡。躺在地窝子的干青稞草堆上（这就是我们的“炕”），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的，围绕着一个个谜团，叽叽咕咕了大半夜，也没猜出个名堂。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大家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小会儿。

第二天上午，我们照例是被急促的哨子声吵醒的。那时候天还

没有大亮，像以往一样，我们摸索着穿好衣服，脸也不洗，就睡眼惺忪地去墙角摸铁锹铁镐——在补充团，无论是在哪里干活，也无论是干什么活，都是老规矩，起床后不洗不涮不吃饭，先干一通活，到太阳升到一人高的时候，再吃饭，吃完再接着干。这样，一天两个时段的劳动变成了三个。招呼吃饭时不吹哨子，敲锣。他们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面大锣，敲起来声音传得很远。就在我们摸家伙准备出门干活时，看管我们这个地窝子的马猴儿从外面钻了进来。“马猴儿”是我们给一个看守排长起的外号，这家伙精瘦，长脸，别看官儿不大，却心狠手毒，我们干活时常窜来窜去地跑着监视，见谁歇下来喘口气，就抻长了脖子骂，有时还会狠狠踹你一脚，大家没有不恨他的。不知谁叫了这么一声“马猴儿”，这外号立马传开了，最后连马家军的人也这样叫起来了，不过他们不叫“马猴儿”，叫成了“马猴子”。马猴儿钻进来后，朝我们摆着手，说：“放下放下，马团长说过了，从今天起，再不修路了！”

我们一怔，立即想起了马成义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开拔，出关，抗日……

“胡屎扯哩！”我听见有人在黑影儿里小声骂了一句。

骂声马猴儿没有听见，他顺着地窝子的土台阶一步一步斜着走下来，随着他的移动，一缕奶白色的晨光在他身后不断向前洒漫开来。他在地窝子中间两排铺草的空地上站定，双手叉着腰，扎好势，朝我们说：“孟团长让我们给各个房子都喊个话，你们可给老子听好了！昨天晚上，你们中的一个把新来的马团长得罪下了，那情景，你们也都看在眼里了。马团长硬是把那口气嚼碎吞下去了，连孟团长都弄不清，马团长为啥当时度量那么大，没一枪收拾了他。后来孟团长要开枪，也让马团长挡住了。孟团长想了一夜，也不知道马团长撞上什么邪气了。你们知道不？！马团长一夜没睡，在祁连山根儿的雪窝子里整整坐了一夜，直到刚才才回房子。孟团长怕今天你们再闹事，特地让我们先给各个房子打个招呼，今天，不修路了，以后也不修路了。一会儿马团长还要训话，你们甭再给马团长难看

的了。马团长昨天没发作，没杀人，是你们的福气。那一阵子，他准是脑子进水了……”

马猴儿说到这里，自觉失口，忙作解释说：“我是说临时……进水……不对！马团长根本……啊，根本没有……进水，你们脑子才进水了，敢那么招惹他！”马猴儿终于绕过那个坎儿，这会儿，他说话又利索起来，“你们敢招惹他！他是谁？马团长！马团长是谁？啥？马团长就是马团长。知道吗，从马步芳司令他老子马麒老人家手里，他就是团长了，现在的马司令见着，不喊阿哥不说话哩。你们倒是吃了熊肉豹子胆了，敢那么跟他来邪的！甭看他昨天夜里那么蔫，要是你们把他当成一个瓢人，那就错错的了。在甘肃青海两省的官道匪道上打听打听，有哪个不知道马成义马团长的。那年跟玉树藏民干仗，他带着一连烧了三个寨子，大火三天没灭，夜里把天都烧红了；马仲英祸甘乱青，是马成义团长当先锋打头阵，把他撵到了新疆，哦，那时候他大概是个营长。马仲英在新疆一待那么多年不敢回来，害怕的就是马成义。近的，刚刚过去，和你们打过。攻高台，他带人堵南门，你们的人光死在他枪口下的就不下二三十个，算了，这些就不用说了……”

“这个屠夫！”程子和在我身边咬着牙狠狠骂了一句。

我觉得自己的心也像重槌击鼓一般狂跳起来。

马猴儿继续扯着嗓子喊着：“……我说这些，就是让你们知道，甭把马团长看瓢了，他眼下可是憋着一肚子气呢……”

马猴儿正滔滔不绝地说着，外面响起了“哐哐”的敲锣声。早饭提前了。马猴儿用土话骂了一句什么，最后又大声向我们喊道：“一句话，你们今天都规矩点儿，甭把马团长惹躁了。他要是开了杀戒，不流出一条血河才怪呢！好了，吃饭吃饭！”说罢，他掉过身，上了出门的台阶。

马猴儿的一番话并没有把我们吓着，就在他摆马成义的老谱儿的时候，有几个战友还在那里不屑地冷笑着。之所以没有人打断他，是他在“教训”我们的同时，带给了我们关于那位团长的一些信息。

这对于我们很重要，因为以后我们与之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位新来的马成义团长。从马猴儿嘴里，我至少捕捉到这么五个信息：第一，在马家军中，马成义是个老资格；第二，老资格的马成义并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而是多少受到了冷遇，从马麒时代到马步芳时代，一直待在团长的位子上，这就能说明一切；第三，由以上两点判断，他不是马步芳、马步青核心圈子里的人；第四，这家伙属于那种敢作敢为敢冲敢杀的人，也就是说，心硬手狠；第五，他参加过围剿我西路军的军事行动，并且血债累累。

除了上面的那五点外，根据昨天晚上他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特别是在程子和面前表现出来的隐忍，以及刚才马猴儿说他一夜未眠、与祁连山相守一宿的那些话，又可以让人隐隐觉得他性格中还有另外的一面。可这另一面究竟是什么，一时还不好下结论。

我们吃饭的时候，远远地看见马成义站在昨天讲话的那个地方，仰起头来看一阵天，又低下头来踱几步，不断地这样重复着。太阳已经出来了，淡淡的，照在他的身上脸上。他的脸色黑里透红，典型的高原特征，尽管离得很远，那道刀疤依然看得很明显。这时候，我忽然注意到，他的军装穿得很整齐，连风纪扣也扣得好好的，帽子戴得也很端正。踱步时，马成义倒背着手，身子挺得很直，一副标准职业军人的样子。

马家军里也有这样的人？我为此感到惊讶。

在我所见到的马家军官兵里，这样的人太少了。所见到的不是敞胸露怀的，就是歪戴着帽子的，多数连身配套的军衣也没有：下面是破军裤，上面是大皮袄，要不就是一件翻毛羊皮大衣从头裹到脚；头上戴的，更是五花八门，狗皮帽子、狐皮帽子、栽绒帽子、瓜皮帽……应有尽有；即使头上是军帽，也是七扭八歪的，两片护耳永远都耷拉着，跑起路来一扇一扇的，像戏台子上七品县令的帽翅儿。

注意到军容肃整的马成义的那一瞬间，我曾对马家军的这个团长产生了那么一点儿好感，那是军人对军人的。但那种情感持续的